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因 难 见 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

金圣华 黄国彬 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因 难 见 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

金圣华 黄国彬 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金圣华,黄国彬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6

(当代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554—1

I. 因… II. ①金… ②黄… III. 文学-翻译-经验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98)第 1283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 话/66168195 66168639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罗进德

责任校对/徐小美

排 版/中外名人信息公司

印 刷/北京市密云银行河高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875

版 次/1998年8月第一版

印 次/1998年8月第一次

ISBN 7—5001—0554—1/H·195 定价:10.30 元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介绍中国 and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识到翻译对于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翻译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保证职业生涯顺利成功方面的宝贵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甚至少年人成了翻译的爱好者,他们要求学习翻译、研究翻译,有的立志投身翻译,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切合实用的翻译研究及学习读物,使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二十多年来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肩负着翻译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多么殷切的期望。

面对着我国又一次兴起的翻译高潮,铭记着翻译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我们对翻译界朋友的责任,我们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的基础上,郑重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自主策划,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继续及时反映译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多地关注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领域的实务,加强针对性,提高实用性,外译中与中译外并重。我们寄诚挚的期望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希望朋友们帮助我们实现初衷,继续有所奉献于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事业。

编者 谨识

主 编 序 言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的编汇，由最初的构思，到邀稿撰集，大约经历一年时间。以一部罗列十多位当今译坛名家鸿文的集子来说，成书不可不谓顺利。

大约数年前，本书编者之一在编辑《傅雷与他的世界》一书时，收集了不少资料，在披阅选稿的过程中，发觉翻译家高洁耿介的个性以及恢宏豁达的气度，每每在同侪后辈所撰的纪念文章中，一一展现。但遗憾的是，傅雷毕生翻译过五百多万言、三十余部文学杰构，而评论傅雷翻译成就的文章，竟然寥寥可数。再者，译者叙述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翻译生涯的文字纪录，更少之又少，坊间流传的只有《翻译经验点滴》、《与罗新璋论翻译书》以及《〈高老头〉重译本前言》等零星的几篇。译者对自己翻译的总体评价，对自己翻译某部经典作品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翻译理论的体会心得等，只有在致友好如宋淇等人的信札中，方零散可寻。编者有见及此，深恐在当今译坛繁茂瑰丽的园地中，不少名家毕生献身译事，成就非凡，但是极少人会有意识地将自己翻译经典名著的过程，例如译前的准备、译时的甘苦、译后的心得，以及因而推展出来的译论，详尽的记载下来，披露人前。即使偶尔发表了这类文章，也时常只是散见各地，缺乏有心人将之编汇成集，整理出一套有价值的文献来，传诸后世。基于这些原因，遂萌生编辑《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的构思。

编汇本书的目的，既然如此明确，于是就想到邀稿的对象，亦

必须谨慎郑重地小心选择。在我国译坛上译作丰富的名家，为数甚多；译论精辟的学者，亦颇不乏人，但是真正以译艺名闻遐迩，而又能以译作现身说法的高手，毕竟尚属少数。环顾大陆、港、台乃至于海外的当今译坛，杨绛、杨宪益、萧乾、叶君健、余光中、林文月、高克毅、思果、刘绍铭、金陵、罗新璋等名家，确属译林硕果，以译文优美、译论精要见称于世。这些名家，不但翻译经验丰富，翻译论述独到，而且往往身兼学者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两忙之余，仍然献身译事，诚属难能可贵。本集编者要能邀得这许多名家惠允赐稿，汇编成集，绝非易事。所幸每一位大家都在百忙之中，抽暇鼎力协助，先后惠赐鸿文，或将已发表的精彩之作见赐，如杨绛、萧乾、叶君健、金陵、余光中、刘绍铭诸位；或为本文集专诚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罗新璋等各位。不论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全都见解卓越、内容翔实，使文集得以增添光彩，在此谨向各位译家致以万分的谢意。

上述各位，确属当今译坛上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本集编者有幸与他们相识相交，各有渊源。

1985年初，香港翻译学会执行委员会为了对内地翻译界增加了解，特前赴北京与上海访问，并与各有关方面广泛接触，促进交流。在当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姜椿芳和副秘书长林煌天两位先生的热心协助之下，曾经参观及拜会不少有关单位，当时会见了不少译坛宿将，杨绛、杨宪益、叶君健等各位名家，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记得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那天，会谈的席次正好将本书编者安排在杨绛女士及罗新璋先生两位之间，席间曾就翻译问题向两位请教，得益匪浅。杨绛女士当时说，她认为翻译一部文学名著，必须努力钻研各种有关的背景资料，再以极度严肃的态度，审慎下笔。那时候，她刚从巴黎等地游学归来不久，因在国外发现不少有关《唐吉珂德》的原始资料，正准备倾注全力，把这部西班牙经典名著重新校译一遍。杨绛女士并说待翻译完毕，要

写一篇《慢镜头下的翻译》，把自己翻译过程中每字每句的斟酌，如何一步步演绎蜕变，都如实记载下来。她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如何比人强，而是想要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及改正错误的正确途径，逐步详记下来，从而指出译途险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杨绛女士这番苦心，终于记载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即如今收编在本文集中的《失败的经验》。这篇文章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编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向学生推介，使后进者能从中学习，有所启悟。

叶君健先生是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名家。据他自己说，年轻时远游欧洲，为了调剂生活与工作才开始拾起译笔。叶先生精通英语及世界语，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到日本教学；中日战争发生后，即返国积极从事抗战的文艺活动。他是少数能用英文创作的中国作家之一，曾出版《他们飞向南方》、《三季》等英语短篇小说集。1985年初识叶老，当时他精神奕奕、身壮力健、且谈兴甚浓，使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承蒙他惠赐《不丑的丑小鸭》等书，读后对他翻译安徒生的背景，更增了解。1985年后，与叶老时有书信往返，这次由于编汇文集，向叶老索稿，得知他去年曾经大病一场，如今正在康复中。尽管如此，一年来，时时在《香港文学》中读到叶老的大作，可见他虽然身在病榻，依然笔耕不辍，而他在创作及翻译方面作出的贡献，成就斐然。《谈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文，正道出了叶老以文学健笔献身译事的亲身经验。

罗新璋先生是精研傅译的专家，也是中国数一数二专治法译中的高手。编者远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因为研究傅雷的翻译，经傅敏介绍而在书信中向罗先生多次请益了。也许是因为师承傅雷的关系，罗新璋对翻译的态度十分严谨与认真。他的中、法文造诣极深，所译的《特利斯当与伊瑟》，把欧洲骑士文学中这部经典名著的神髓，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可说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佳作。最近他更花费了无穷心血，把斯汤达的《红与黑》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在中

国内先后有十三种译本，罗氏的力作，呈列其中，以译者的文学素养及翻译功力来说，必能脱颖而出。罗新璋除了孜孜矻矻，勤于译著之外，还专精于翻译理论的研究。1994年10月，他曾应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之邀，来港访问，并在中大及港大以中国翻译史及翻译理论为题，作公开演讲。罗氏有“译事三非”之创说，与严复的“译事三难”，先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三非，即“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他的《释“译作”》一文，是专为本文集而写的，语多精警，对翻译理论，极多阐发。

认识萧乾先生为时更早。七十年代末期，通过一位友人的介绍，已经有幸得悉萧乾先生的事迹与专著。萧乾先生早岁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其后足迹遍布欧美各地，阅历极丰，文笔优美。编者于八十年代初赴欧进修途中，曾在机上捧读萧老忆述年轻时代初恋的精彩小说，记得当时读得津津有味，沉醉于书中所描绘的浪漫氛围中，而浑忘旅途的疲累与困倦。萧老于八十年代，曾先后数度来港，1986年，更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邀请，出任该学院“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跟萧老晤谈，是一种乐趣，因为这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不但平易近人，且风趣幽默。更难得的是萧老于写作之余，亦十分关心译事，不但曾经多次撰文，向国内介绍香港译坛动态，还现身说法，译出不少各国经典名著。近年来，萧老徜徉译林，不但雅兴未减，且译兴更浓，简直到了乐而忘返的地步。萧老以八旬之年，居然跟夫人文洁若女士携手合作，再创高峰，以数年时间，把乔伊斯名著《尤利西斯》全书译成中文。萧氏伉俪勇闯译者视为畏途的禁区，的确是一项壮举，若非艺高胆大，怎能有此魄力！萧老惠赐《叛逆·开拓·创新》一文，正是《尤利西斯》中译本的序言，对翻译这部洋洋巨著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十分详尽。

杨宪益与戴乃迭是在译坛上另一对珠联璧合的佳偶。认识杨

氏伉俪亦已几达十年。这十年间，杨老数度来港，编者也几次赴京，每次会晤，都是十分愉快的经验。杨老性情豁达，耿直敢言，虽已届七九高龄，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对生命热爱，对工作投入，对人对事，执着中不失幽默，认真中常带洒脱。杨宪益自四十年代起，即与夫人戴乃迭紧密合作，携手译出无数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包括《诗经选》、《楚辞》、《史记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杨老独力完成的荷马《奥德修纪》、维吉尔《牧歌》等的中译。杨老与夫人，自结缡至今，不但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在译事上更合作无间，漫漫译途，已经相偕共闯五十年！1994年2月，杨老与夫人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分别以“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及“明裕访问学人”身份，来港作为期一月的访问。其间，杨老数度作公开演讲，将其与译事结缘五十年的宝贵经验，详加剖析。当时，编者亦曾跟杨老作过一系列专访，刊载于《香港联合报》上。虽然如此，杨宪益这位译坛上的传奇人物，尽管驰誉中外，译著宏富，却一向对翻译做得多、谈得少。他自谦“怕谈理论”，只有“一点体会”，其实以一位译过数千万言的大师来说，他的体会，正是后学者摸索求进时的引路明灯！由于编辑此文集，当然少不得向杨老求稿，他不但欣然应允，还在六月大暑天，搬家的忙乱与纷扰中，抽暇执笔，实在令人感动！杨老的《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是特地为本文集撰写的，杨老甚至说：“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次。”希望此乃杨老忙中戏言，倘若果真如此，则这篇文章即为杨老告别译坛之作，因而更加珍贵了。

金隄先生闻名已久，但迟至1987年方初次晤面。当时金先生与编者同时应邀出席一个有关翻译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还记得那次盛会，参加者众，各位讲者的发言，必须分组进行。编者以译注《傅雷家书》的体会为题，发表论文，席间发现一位神情肃穆、专心聆听的学者，待编者发言完毕，提出许多宝贵精辟的意见，这位学

者,就是金隄先生。金先生是当今译坛知名的理论家,著有《等效翻译探索》、《论翻译》等书,对推介现代名家翻译理论,功不可没。金先生不是奢言理论、不事译著的纸上谈兵者,而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锐不可当的译坛猛将。自1979年起,他就献身于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翻译,十多年来,曾经遍访海外乔伊斯学者,潜心研究,终于于1993年出版了全译本。金教授现居美国,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等大学讲学,承蒙他惠赐稿件《论等效翻译》,对翻译研究与教学,均有所启发。

刘绍铭教授早在1970年就已相识。不但相识,还有“同室之谊”。当时因中文大学在草创时期,设备简陋,因此有缘跟正好回港执教的刘绍铭共用一个办公室。日日相处,眼看着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坛高手创作、翻译两忙,不由得激发出一点跃跃欲试、涉足译林的勇气。而对教授翻译的兴趣与体会,也或多或少从这位杰出“室友”的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刘绍铭于1971年离开中大,曾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1973年重返威斯康辛大学,于1994年九月,应香港岭南学院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返港执教。刘教授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者兼翻译家。他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与创作之余,仍然潜心译事,翻译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著,如《魔桶》、《伙计》、《一九八四》等。刘教授因举家由美返港迁居事忙,不能为文集撰写新稿,但他的《以一人“译”一国》,把个人对文学翻译的看法与原则,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高克毅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译界先进。正如杨宪益先生一般,他既擅中译外,又擅外译中,是译坛少数能双向并通、“左右逢源”的高手之一。高先生笔名乔志高,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于七十年代曾长期留港,出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译丛》的编辑工作,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贡献良多。高先生主要的译作有《中国幽默文选》、《大亨小传》、《长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乡》等。高先生又为幽默大师,对美国俗语俚语,极有研究,先后出版过《美语新

诠》、《听其言也》等书，最近的力作则为长达五百八十八页、由读者文摘出版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这部大书是高先生倾注毕生心血的巨构，对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成就超卓。为了编本文集，早在一年前就向高先生邀稿。由于编者深知高先生宅心仁厚，有求必应，所以不但邀稿，还指定题目，请高先生特别撰写有关翻译费滋杰罗名著《大亨小传》的心路历程。原因是这本译作，传诵一时，影响深远，但译者从未将翻译时的前因后果撰笔为文，披露人前。其他作品如《天使，望故乡》等的翻译经过，倒反而有文字记载，因此，不得不提出不情之请，要求高先生为本文集“特别剪裁”，《〈大亨〉和我》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逼”出来的。高先生撰稿之时，正值盛暑，一方面他那部字典付梓在即，一方面要撰写出席台北翻译研讨会的论文，真可谓忙得应接不暇、分身乏术。但是《〈大亨〉和我》终于如期完成，用快邮专递送传编者手中后，高先生仍然与编者频频以电传联系，三易其稿，可见他治学做事的认真与审慎。高先生虽然在暑天挥汗撰稿，令编者深感歉疚，但文章完成之后，作者与编者均深有同感——好文章是要逼出来的！如今，就把这独一无二的丰硕成果，呈献在读者面前。

林文月教授的文章《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在1994年初已完成并寄交编者。这篇文章是七月中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中发表的论文，内容翔实，立论精确。林教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加州史坦福大学及柏克莱加州大学客座教授，在其繁忙的教学与研究之余，以翻译日本经典文学名著作为寄情的嗜好。只是这“嗜好”一经开始之后，就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林教授先后完成了日本文坛鼎足而立的三部古典名著的译注，即《源氏物语》，《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记》，她对促进中日文化贡献卓越，因而屡获文学及翻译成就奖，1994年更荣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赏”。林教授于1994年10月应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以“明裕访问学人”及翻译系访问教授身份，前来

香港讲学，向译界后进讲述自己在翻译古典名著方面的心得。据林教授说，她每译一部作品，都悉力以赴，尽量在译文信实与畅达之间，保持均衡，以维系原文的风格。她认为原著的“韵味”与“氛围”极其重要；换言之，紫式部、清少纳言及和泉式部这三位原作者的译文，必须各有特色，互存原貌，而不是完全掩盖在林文月的译笔之下，风格如出一辙。承蒙林教授将这篇极具创意的学术论文，惠赐本文集，使读者能在欣赏三本译著之时，细细品尝译者苦心经营、字斟句酌的成果。与林教授结识于十年之前，十年来，相交越久、相知越深。翻译对她，早已从当年的嗜好，变为一种“人家不做我来做”的使命感；而她对翻译的认真与奉献，更足以成为后学者的表率。

在思果先生的翻译生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可敬可佩的奉献精神。

思果先生原名蔡濯堂，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曾获台湾重要的散文创作奖。蔡先生的散文有陶诗的平易深醇；举凡大事、小事、物理、人情，到了蔡先生笔下，都会变成亲切耐读的文章。不过蔡先生的翻译并不让他的散文专美，几十年来译了二十多种作品，是真正的翻译等身。由蔡先生翻译的字数，应该以百万还是千万计算呢？就要等专人研究了。

在翻译的战场上，蔡先生身经百战，是能够随时出击的常胜将军。有一次，香港翻译学会邀蔡先生谈翻译。蔡先生进入会场时对周围的人说：“可没有准备啊！”一位熟悉蔡先生翻译造诣的朋友闻言，不假思索地笑着说：“李小龙打架，要准备吗？”蔡先生听了，客气地回答说：“我可不是李小龙啊！”然而在座谈会上，轮到蔡先生发言时，大家听到的完全是译界李小龙的练武经验。

蔡先生和李小龙相同的地方，是二者都有精湛的武功；不同的地方，是李小龙没有留下截拳道理论，蔡先生却写了许多有关译道的文章。他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新究》，是许多翻译系学生的必备

参考书；在香港某所大学里，更名列“十大好书”榜上。就这一点而言，蔡先生不再像李小龙，而像中国古代的孙子：不但精于行军布阵，还善于撰写兵书；既是军事家，也是军事理论家。

在《译路历程——我译〈大卫·考勒菲尔〉的回忆》里，蔡先生娓娓述说翻译狄更斯巨著的经过，详谈翻译战场上的“地雷”，亲切而动人。读者看了，可以获得不少启发，翻译时知道何避何趋，也知道翻译小说时如何善用回目，如何创造嘉名。这篇文章由蔡先生特别为本文集撰写，因此弥足珍贵。

蔡先生的好友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位翻译名家。——不，说余先生是“翻译名家”，只描述了冰山的一角：余先生不但是翻译名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在当代的中文世界里，能够像余先生那样向四面八方出击，而又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真是少之又少。

余先生在诗、散文、评论方面的成就，许多人已经谈过，而且早有专书辑录。读者翻开黄维梁先生所编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采笔》，就知道余先生的诗、散文、评论如何广受传诵了。

讨论余先生翻译的文章，比讨论他的创作和评论的文章少；但这并不表示，余先生的翻译比创作和评论逊色。余先生说过，他有好几只手：写诗时用右手，写散文时用左手，写评论和翻译时，又有第三、第四只手供他驱遣。科学家告诉我们，海洋里的水族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习惯了某一深度，通常要在固定的水域里浮游，绝对不能逾越。余先生置身海洋多年，竟打破了进化定律，倏然往来于不同的水域间；水族的其他成员见了，能不钦羨？

要介绍余先生在翻译上的成就，短短的数百字是不能胜任的。但如果要概括言之，不妨借用台湾九歌出版社介绍余先生近作《从徐霞客到梵谷》的几句话：“即使一首诗、一篇散文也未曾写过，单凭评论与翻译，余光中也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学家。”然后加以引申：“即使一首诗、一篇散文、一篇评论也未曾写过，单凭翻译，余光中

也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学家”。三四十年来,余先生译《老人和大海》,译英美诗和土耳其诗,译《录事巴托比》,译《梵谷传》,译王尔德戏剧……出击的范围遍及传记、小说、诗歌、戏剧;而每次出击,都有卓越的表现。黄维梁先生说得好:余先生有五采之笔。翻译,是余先生五采之一,绚烂多姿处不减其余四采。余先生的诗笔、文笔,早已得心应手;用诸翻译,也举重若轻。他译《不可儿戏》时,处处与王尔德原著颉颃。在《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一文里,余先生以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之笔写翻译经验,学问、识见、文采兼而有之。读者看了,可以知道译者如何与王尔德角力,又如何在一场精彩的角力中,与王尔德分领风骚。

二

就作者而言,谈翻译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由缺乏实际翻译经验的人所写,是第一类;由具备实际翻译经验的人所写的,是第二类。第一类文章,可以专谈翻译理论,也可以涉及各门学科。第二类文章则从实践出发;即使探讨最抽象、最玄妙的理论,也往往深入浅出,能够使理论和实践结合。在这类文章里,作者总能就亲身经验讨论翻译问题、翻译技巧、翻译理论。

以飞翔为喻:在第一类文章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研究飞翔,观察飞翔,讨论飞翔的可能性、飞翔和流体力学的关系等等;在第二类文章中,我们可以观赏善于飞翔的人讨论实际飞翔的方法和技巧。第二类文章的作者,即使讨论飞翔的可能性或飞翔和流体力学的关系,也能以实际经验为依归。写第一类文章的,大都是各门学科的学者。第二类文章的作者也研究各门学科,不过他们往往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本身是出色的译者,有的甚至是卓然有成的大家。要写第一类文章,不必长期浸淫于译出和译入两种语言;要写第二类文章,则必须长期在译出语和译入语里涵泳潜游,体验翻译

的甘苦。再以飞翔为喻：第一类文章的作者是鸟类学家，兴趣在于研究鸟类的形态、分类、解剖、生理、进化；第二类文章的作者是健飞的鹰隼，有翱翔青空的直接经验。上面介绍的十一位作者，正是当代译穹中最杰出的羽族。

三

本书名称的第一部分源出钱钟书先生“困难见巧”一语。钱先生在《谈艺录》里说过：“艺由人为”，“困难见巧”；并在《管锥编》里引述西方的说法：“巧艺不亚于造化。”罗新璋先生认为钱先生的论点精辟；“困难见巧”一语，更能概括本文集的特点。编者闻言，深有同感；于是借重钱先生的巧思。在此，我们谨向钱、罗两位先生致谢；也要向钱先生致歉，请他原谅我们不问自取。

书名的第二部分，也须解释，因为文集的编者都有文字收入集里，以“名家翻译经验谈”为书名，有自封之嫌。

文集的编者并非翻译名家；也没有自封“名家”的意思。勉强附于驥尾，实在有未言之隐。

这本文集的编汇工作，大约在一年前开始。正如前述，当时由于编者之一正编完《傅雷与他的世界》，有感于漫漫译途中，一个寂寞的背影，孤身上路，历程艰辛而始终不悔，因而得到启悟，拟以“孤寂的路——翻译经验谈”为书名。而编者之一在1994年7月于台北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恰是这位大译家毕生献身译事的详尽剖析与实录，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收编在文集之中。另一位编者，在同一翻译研讨会上，宣读《以方应圆——从〈神曲〉汉译说到欧洲史诗的句法》一文。由于该文谈到翻译印欧语言的种种问题，与译途的艰辛寂寞有关，结果也在收编之列。两篇文章，共计三万多字，于研讨会结束后与原来的十一篇文章一并交给出版社。